

中国古代禁书

第一卷

杨 波 谷轶波 主 编

吉 林 摄 影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饶 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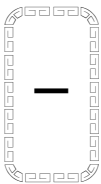
杨 波 谷轶波 主编

定价 (全源卷) : 猿园元

中国古代禁书第一卷之：

《国色天香》目录

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	(员)
龙会兰池录	(员)
刘生觅莲记 (上)	(彙)
刘生觅莲记 (下)	(彙)
寻芳雅集	(彙)
双卿笔记	(彙)
花神三妙传	(彙)
白生锦娘佳会	(彙)
白生琼姐佳会	(彙)
三妙寄情唱和	(彙)
白生奇姐佳会	(彙)
四美连床夜雨	(彙)
庆节上寿会饮	(彙)
凉亭水阁风流	(彙)
玉碗卜缔姻媿	(彙)
锦娘割股救亲	(彙)
奇姐临难死节	(彙)
碧梧双凤和鸣	(彙)
客夜琼谈	(彙)
卖妻果报录	(彙)
联咏录	(彙)
酒蘂迷人传	(彙)
翠珠传	(彙)
买臣记	(彙)
醒迷录	(彙)
琴精记	(彙)
帚精记	(彙)
天缘奇遇 (上)	(彙)
天缘奇遇 (下)	(彙)
古杭红梅记	(彙)
相思记	(彙)
蛤蟆牝丹记	(彙)



金兰四友传	(元稹)
东郭集	(元稹)
笔辩论	(元稹)
虬须叟传	(元稹)
侠妇人传	(元稹)
钟情丽集(上)	(元稹)
钟情丽集(下)	(元稹)
张于湖传	(元稹)
续东窗事犯传	(元稹)
清虚先生传	(元稹)
丽香公子传	(元稹)
飞白散人传	(元稹)
玄明高士传	(元稹)

《飞花艳想》目录

序	(元稹)
第一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元稹)
第二回 柳秀才舟中题句	(元稹)
第三回 两闺秀湖上遇才郎	(元稹)
第四回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元稹)
第六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元稹)
第七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元稹)
第八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元稹)
第九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元稹)
第十回 拆开梅雪两分明	(元稹)
第十一回 古寺还金逢妙丽	(元稹)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元稹)
第十三回 连及第驰名翰院	(元稹)
第十四回 为辞婚钟祸边庭	(元稹)
第十五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元稹)
第十六回 点宫秀暗添离恨	(元稹)
第十七回 雪莲馨辞朝省母	(元稹)
第十八回 柳友梅依锦还乡	(元稹)

国色天香

刻公余胜览国色天香序

今夫辞，写幽思，寄离情，毋论江湖散逸，需之笑谭，即缙绅。家辄藉为悦耳目。具闾氏揭其本，悬诸五都之市，日不给应，用是作者鲜臻云集，雕本可屈指计哉。

养纯吴子恶其杂且乱，乃大蒐词苑，得当意，次列如左者，靡靡若干篇，盖甚寡也。彼见遗者，岂必皆蠹鱼。亡得当养纯者，何哉？夫采珠者贵在明月，而群玃非宝耳，伐南山者贵在豫章，而尺箭非材耳。是集也，夫亦群玃尺箭之不顾而有所未暇与且也。悟真者，问举一二示之，将神游牝牡骊黄之外，集固已饶之矣。匪司真者，即累牍连篇，浩瀚充栋，渠方却臭寻声，不能一一领略，虽多奚补？是以付之剞劂，名曰《国色天香》，盖珍之也。吾知悦耳目者，合兹其奚辞。

万历丁亥夏九紫山人谢友可撰于万卷楼

龙会兰池录

宋南渡，汴郡中都路人蒋生世隆。年弱冠，学行名时，以韩苏自许，凡天下名士，倾赏相结纳。金逃将蒲濠兴福，拜为异姓兄弟。兴福仇家高琪术虎索之甚急，世隆乃赆别于蒋家村。临行间，以杭笔为约，各有诗赠，具录于此。

世隆诗曰：

水萍相遇自天涯，文武峥嵘兴莫赊。仇国有心追季布，蓬门无胆作朱家。

蛟龙岂是池中物，珠翠终成锦上花。此去从伊携手处，相联奎壁耀江华。

兴福诗曰：

金戈耀日阻生涯，鹏鸟何当比海赊。楚王不知伊负国，子胥怎放父冤家。

情深渊海杯中酒，义重丘山萼上花。直到临安桃浪暖，一门朱紫共荣华。

彼时兴福百口家眷俱没金都。惟兴福寸铁卫身，万夫莫敌，后得投于世隆。时欲归宋，又恐蹈于故辙。乃树拓旗于蕉苇间，变易姓名，人莫知之。虽李妙真亦以劲敌相遇，横行江上。闲居山寨，每有鸿鹄冲天之想，口记诗词甚多，聊记一二附览。诗曰：

九代簪缨显大功，炮花烟散霎时中。

望门谁信无张俭，窝我公然有祝融。

鸾凤何堪栖枳棘，蛟龙毕竟动天风。

又诗曰：

虎头山寨势岩峩，韩白英雄建将标。江上老人恩未报，箠中亡命恨难消。

云关不锁归乡望，星帐犹疑赶早朝。何日紫微开泰运，龙泉敛锷赞萧曹。

时金近元兵，自中都徙汴，宋边城近汴者，又迫金兵而杭。光州固始黄尚书复家，从众南奔。时复受韩侂胄命，训犒江淮，家中臧获，一时瓦解。惟复妻暨一女同奔，名曰瑞兰，年方十八，才色冠世。盖初生时，家有杨妃兰，独艳一枝，异香经月，尚书执瑞兰之兆，每以椒禁是图，凡有求婚者而不之允。至是遇难，彷徨草野，女谓母曰：“昔有黄公生二女甚美，诈名丑陋，卒无问者，今乱离中宜用此策。”乃涂

抹似癡婦，往來莫有虞者。時夜宿荒村，口占詩詞，聊記其形迹云：

天驕驛馬下南都，煙火凌空淚寡孤。燕雀問巢何處有，雞豚尋屋舊人無。

玉顏今信為身累，肉食誰能為國謀？安得華夷歸一統，太平臣子共三呼。

世隆新築精舍，期通萬軸，以魁天下士，平居自許曰：“大丈夫功名當玉采，事來須韓、范、鵲、鶴一枝，何足軒輊。”年已二十，玉猶未種。有妹名瑞蓮，絲亦不牽于人，蓋其心之所圖者大，匪夷所思。今倏遭亂，兄妹相携而遁。夜宿林薄間，詩詞甚多，不能盡錄，聊記《虞美人》詞云：

生平不識離鄉曲，燈下書懷足。老天作忠噴豺狼，萬萬千千，鼠竄鬧彷徨。

家山一夢知何處，兄妹淚如雨。何時玉燭再光輝，把我六親，骨肉完璧歸。

又詩曰：

天步殷憂鬼亦愁，控弦百萬出幽州。紅顏路上啼王嬙，黎首林間聚楚囚。

當國豪雄心作劍，邊城將校血成油。何時天地能開泰，南北生靈喜不休。

金闕元追宋，又防金兵馬縱橫。大散關上，瑞蘭失母，世隆失妹。適宋孟珙、趙方克金兵人定，相尋，莫知去向。瑞蘭母，湯思退女，得出隆妹林下，偕往和州。世隆遍尋妹，“蓮”“蘭”音似，瑞蘭聞名，自石竇中出，一見世隆，方知其非母氏。諗詢來歷，皆逃兵人。世隆見瑞蘭有殊色，目送良久，曰：“不意草萊中有此奇怪，信所謂非習而見之者以為神矣。”瑞蘭見世隆容聲儒雅，亦覓其芹泮中人，心其屬之。世隆疑其羅敷，語，實乃女子，約為婚姻，乃偕入浙。

瑞蘭徐行，口占一調寫懷，世隆聞之，嘆曰：“吾只為卿有國色，不意又有天才，千載奇逢，間世之數也。”口占一詩以戲之。瑞蘭亦和之。

瑞蘭調云（《虞美人》）：

弓鞋小，徑路險崔嵬。塵豎只應隨鹿去，燕孩安可傍鷹飛？事急且相隨。

鄉天杳，惆悵幾時歸？風打柳腰南北轉，雨催花淚長短垂。云散月將輝。

世隆詩：

胡馬嘶風鬧北邊，好花散落石崖前。喜伊千里來相見，愧我何當任二天。

琴上未彈凰覓鳳，叢中自信雀逢鸛。古稱樂重親知己，粉面休須暗淚漣。

瑞蘭詩：

冒鋒航，遍山邊，觸目傷心步不前。廊廡無人能捧日，江湖有我亦忧天。

孤行險徑因隨虎，鳥入深叢只為鸛。回首鄉山千萬里，羅襟無奈淚漣漣。

于時世隆瑞蘭行向五關，一道坦夷，村居野宿，皆群官族。世隆于瑞蘭，但目成影望而已。至新安境，星散坐分，世隆獨携瑞蘭荆山而南。時興福倚江行劫，路轉烏林，鉦鼓喧天，旌旗蔽野。瑞蘭計无所逃，竟欲自裁，世隆固止之，指匿蔽于樹中，獨向廐前請命。行三十余步，中間主將則興福也。倏見間，投戈下拜，各道詳曲，且喜且悲。世隆乃向樹出瑞蘭，興福執義嫂叔禮見甚恭。瑞蘭固請行，世隆乃別曰：“君獨不識戴淵耶？”興福曰：“兄來，則陸机矣，何言期青蠅報市，會于臨安。”興福赧世隆金帛數百，指瀟汀鎮路最寧。世隆曰：“承教。”遂別就道。

世隆瑞蘭出芝山北路，虽康洞蓬艾，莽森，世隆口占詩詞，挑瑞蘭野合。瑞蘭亦口占拒之。世隆迫于私，有無賴狀。蘭泣曰：“妾豈不近人情者哉。謔麻贈芍藥，胡為至于我耶？”世隆嘆曰：“古人謂雞肋，食則無肉，弃則可惜，正予今日事矣。”蘭誓不允，世隆亦喜其執義之是。其時詩詞，聊記于此，以為有識者逆志云。

世隆詩云：

一枝芍藥出天京，板蕩誰為萬里城。杜珏已能擒叛虎，張生安肯放孤鶯。

蒼麻帳里花雙美，綠草毡中日五更。莫待明朝萍水散，人從何處問卿卿。

瑞蘭詩云：

病脚崎嶇死一般，眼眶無盡淚潺潺。鴛鴦野合顏何厚，虱在風中骨亦寒。

我愿愆期游洞府，君休設計斬花關。若將再問珊瑚事，龍女雙班入越山。

又世隆長短句：

君不見神女出高唐，暮雨朝雲戀楚王。西華岳里注生娘，玉釵脫下付劉郎。又不見岳陽樓上何仙

姑，洞宾醉里戏葫芦。十二珠帘花落尽，飞身便过洞庭湖。神仙自古尽贪凡，洞府谁能保万全。伊人不是贪脂粉，伊人无奈惜芳年。可怜薄倖无相爱，有情终不似无情。车欲直，马欲横，凤凰不肯笑相鸣。早知分薄空相见，曾似当初独自行。独自行，安得许多惊。独行还得无担累，独行何有心如碎。心如碎，人成鬼，人成鬼兮正为谁？今朝担带许多难，今朝节节骨生寒。梦里不知身是客，茫中还要恋虚欢。临安三百里，一望石云间。鹤去也，石台闲。石台闲，春色缘何得再看。天汉汉，路漫漫，安得神翁加撮合，赤绳囊里赤绳缠。流水不推自然急，浪头风送载花船。

瑞兰调云（《朝中措》）：

日色映流霞，手爪乱交加。忆昔当年贵重，今朝错落风沙。

红颜薄命，路旁债主，眼下冤家。不谓今宵浪静，钲铙怎样催花。

还照间，方至潇湘镇。吕文德初为镇尉，一方倚为全城，士民安堵市肆，行商多丛聚其间。世隆住瑞兰于迎芳亭，遴得大郎。乃引瑞兰入邸，邸居镇央，主人则黄思古也，外设行房十余，以待羁旅，内设大厦三所，以承宦族，每所琴棋书画，花木芬芳。世隆喜其清致，不吝赁赁。驻足少顷，则有奚僮二人、丫鬟二人、羹汤设酒，奉承澡饮。时瑞兰新浴出，蓬鬟凤姿，分处逼人，世隆迎视欲狂，笑曰：“真所谓天下一女矣。”口占五言诗十二韵赠诸。奉酒间，瑞兰亦占一律以复。至于酒圣酒贤、平原青州，绝不入口。世隆因强诸饮，瑞兰固怯。世隆顿杯起曰：“计欲助海棠春睡耳，岂真以宰革啖宋万耶！”亦不终席而罢。

世隆诗云：

主人思古黄，借我一仙房。眼下风尘客，杯中豆蔻汤。

掩扉推绣履，倚几脱罗裳。雪貌消浮屠，冰肌觉净凉。

琼花开后土，玉树沃云浆。妃子娇无力，胎仪体自香。

冲锋疑未允，想象兴何当。浪静登仙峰，烟开下客廊。

牡丹新出水，天马暗行疆。对面如千里，描情赖一觞。

桃花心未动，柳絮性徒狂。安得何仙子，今宵醉岳阳。

瑞兰调云（《卖花声》）：

胡马渡银河，闹动干戈。蒙君福荫千万多，此意此情终有报，君莫蹉跎。

送我归乡窠，媒结藤萝。一生缘分属哥哥。要把风花闲地设，这事难呵。

薄夜灯明，待婢进安眠酒，世隆怒不沾唇。瑞兰起奉，十分款曲。世隆曰：“卿奉酒，乃范弹冠缕耳，岂真情耶？”兰曰：“君勿太诬人。”世隆曰：“非诬卿也，正醉重瞳脱沛公计耳。”兰笑而止。世隆曰：“死者复生，生不愧死，桑林美约，今亡矣夫。”兰曰：“妾非轻诺寡信者，第以义有不可耳。”世隆曰：“何不可？”兰曰：“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世隆曰：“是何言也。生雀未射而卿关女，又于鼻颈微之矣。”瑞兰语塞：“将身携重宝，效蔡琰赎。”世隆笑曰：“吾儒家书中金屋车马，等闲事耳，奚重宝为。”兰曰：“书中有女颜如玉，何用妾之弃人？”世隆曰：“国色非书中有也。”瑞兰觑世隆意笃，佯如厕，免脱东房。世隆忿不自胜，如焚如割，即房窗间谕以一歌，瑞兰亦制一调以宽之。

世隆歌云：

生平不识亦风流，偶遇神仙下楚州。入眼人间何处是，天然的砾挂心头。五关幸脱单于老，乌林又遇孙彪到。伊人保护不胜多，担尽千烦与万恼。今朝平步入潇湘，拟将云雨遍牙床。谁知酒后机心变，翻身逸走入东房。东房门户壮秦关，万方挑战尽空还。心头悻乱浑如醉，身上慌忙骨自寒。呜呼已矣蒋世隆，无限恩情一梦中。有缘千里终相逢，人生争似玉人身，玉人身上不相离。暮随帐里温香体，朝随镜下画蛾眉。当年恩爱欲何如，今宵恩爱只如此。弓藏鸟尽竟何言？恼杀牡丹花下死。花下死兮奈渠何，奈渠何兮无奈何。窗前咫尺天涯远，唱破人间薄倖歌。

瑞兰调云（《水龙吟》）：

强胡百万长驱，边城瓦解人如草。风流才子，桑林绝处，奴家作靠。

一路扶持万千，又脱乌林凶盗。这恩情许大，铭心刻骨，岂甘丢倒。

送我归家下落，把全身从容图报。一枝芍药倍红，百岁春光偕老。

看人间野合鸳鸯，羞杀我，君休道。

世隆曰：“卿欲归家图，不惟刘备宽荆州岁月，亦张仪以商于诳楚耶？”瑞兰曰：“岂敢为是哉，所以归家者，正欲白双亲，备六礼，百岁咸恒，使君得为良士夫，妾不失为相门子女，私自择配，鲁姬所以玷于曾子者也。”世隆闻相门之说，讯其实，方知乃祖丞相黄潜善，乃翁尚书复，沉想良久，虽怜其流落，益自喜其佳遇，则曰：“崔莺非相女耶？自送佳期，至今称为双美，今娘子所遭之难固大于崔氏，而不念我耶？”兰曰：“崔氏自献其身，乃有尤物之议，卒焉改适郑恒，今以为羞，妾欲归家图报者，正以此患耳。”世隆曰：“卿言乃鸬鹚啼耳。”兰曰：“何也？”世隆曰：“行不得哥哥。”兰曰：“无患也，至则可矣。”世隆曰：“决行不得，一至卿家，貅关犄守，因鬼见帝渴睡，莫敢强委命哉。”兰曰：“妾自有处，何烦君虑。”世隆曰：“彼时亦不得自主也，况重宝名重天下，求之者众，生恐鹿走他人，徒负乔知之绿珠怨耳。”兰曰：“君独不识钟建负我者哉？妾以此言告君，宁不三殿十九色于君耶？”世隆曰：“卿欲季干，恐尚书不楚王何。”兰曰：“妾筹之熟矣，保无恙。”世隆曰：“生今渔鱼掉尾，宁待西江水以求活耶？”兰曰：“采叶与自落，迟速无几何。”世隆曰：“巧迟不如拙速，况事急矣。才说姑待明日，亦不可也。”兰曰：“急客缓主人，千日亦须等待，安得荷剑逐蝇耶？”世隆曰：“如卿言，我绝望矣。”遂制《潇湘梦》一词以别之。词曰：

鼙鼓喧天，貔貅无数，玉仙子桑下相逢，再三恩怙。丑豺狼不谙光景，把亲妹丢开忘顾。携手向南行，看一枝好处。万万千千凑补，谁料风平浪静，翻旗覆鼓。罗带壮金汤，又把重门深固，千婉转，万婉转，张目挺身，恁我怎生摆布？何谓当日我如山，何谓今朝我如虎？不念我一途风露，好多辛苦。怀尽了山盟野誓，变尽了云朝雨暮。看世上人间，唯有这个妇人铜肝铁肚。天今天兮何诉！从今割断虚花债，明月三更，卿也去，我也东走，莫把有情风月，着这无情耽误。再不回头也，有这个冤家，花下都是黄泉路。呜呼！一曲潇湘词，今宵懊恨为谁奏？送卿去也，永作欺人话谱。

瑞兰闻其词，且惊且喜，推户出曰：“晋国亦仕国也，未闻仕如此其急也。”世隆曰：“既云仕国，君子之难仕，何也？”瑞兰曰：“其如玉盞下地何。”世隆曰：“桑海亦有田时，不必更多说。”撝以就寝。瑞兰曰：“妾尚葳蕤，未堪屑越，愿群智及而行之以仁，幸甚。”世隆曰：“谨领。”方会间，瑞半推半就，罗袜含羞卸，银灯带笑吹。再三叮咛，千万护持。翡翠衾中，桃花浪转，支左吾右，几不能胜。腰倦鬓松，扶而不起，仔细温存而已。顷之，渐入佳境。妙自天然，似非人间有者。虽兰桥、巫峡、芙蓉城之遇，殆未能加于此。信是一刻千金，只恐春宵不永者矣。云收雨霁，瑞兰以娇娘渍者指示世隆，曰：“不意道旁一骊龙珠为君摘碎，败麟残甲，万勿弃置。”世隆曰：“千里马骨犹值五百金，况真千里马者哉。勿虑。”时世隆遇异心忙，仿佛如梦。顷之，乃其真也，又皇皇然，而有所求。瑞兰将坚晋鄙，但玉符既窃，铁锥又至，一夜花城，兵将折冲，似不能支。时有口占诗词甚多，聊记一二，以表龙会兰池之行实云。

世隆诗云：

生平不省入花关，候到花关骨尽寒。焚玉漫夸游楚峡，巫神今夜下巫山。
帕污未破红梅子，被暖能言白牡丹。寄语载花船上客，后滩风浪易前难。

瑞兰诗云：

生平不省出堂阶，草昧叨逢蒋秀才。明月几曾厢下待，好花却就路旁开。
山盟应许藏金匱，春兴犹疑窃玉钗。为道葳蕤浑未惯，春风消息漫重来。

世隆诗曰：

冒尽风波上钓台，夜光珠里蚌初开。扪心难舍天然色，信口方知不世才。
窗下只惊花下死，枕中宜向月中来。夜深不是贪重饵，冒尽风波上钓台。

瑞兰和云：

今宵不负望英台，架上蔷薇带血开。愧我本无倾国色，喜君真有冠天才。
金沙江里风初过，云梦山间雨又来。一路花筹都算尽，今宵不负望英台。

世隆会真三十韵：

仙子生光国，胡囚出北畿。山村逃猾虏，桑野拜新知。张珙扶崔女，钟郎负楚姬。心明非是伴，事迫且相随。鸳鸯羞苟合，鹣蚌苦相持。结草恩何在，看花愿已违。更猜韩信走，又虑相公追。函谷关虽固，金牛路上低。窗前伸郁抑，几上闷踟蹰。拟断华歆度，笑开杨素扉。罗裆含愧卸，银烛趁慌吹。神女初登峡，天孙懒上机，花心红杏小，遍体白鹅肥。怕杀江风恶，叮咛舟楫迟。莺衔珠串起，风转鬓云欹。懒散娇无力，分明忍皱眉。细餐甘榄味，剥落鸡头皮。麀战浑如梦，绸缪肉似泥。疑成连理骨，

化作一团坯。忘却谁为我，何知我有伊。欢娱难口说，妙处自心知。云雨重重报，阳春点点迷。会真何日了，万古话佳期。

世隆会瑞兰后，日夜枉席花酒。瑞兰每以晋侯六疾戒世隆。世隆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瑞兰曰：“世岂有酒色交攻而不败者乎？尝有诗云：‘鸟低山木，犹巢其颠，鱼浅渊泉，又定其窟。’又曰：‘握月担风，罔思后日，迷花乱酒，取足今时。’又有云：‘酒后人为席，不顾千金之体，花中日作宵，恐孤百岁之期。’又曰：‘两斧伐孤树，君自为之，钩月带三星，吾不忍也。’”后词骈骊，多有不述。世隆虽奇其才而重其心，但惑溺已深，撷取倍于他日，尝月芳咏甚多，聊记其略，以彰意云。

世隆短篇：

天若不爱色，星宿无牛女。地若不爱色，木无连理枝。天地都爱色，吾人当何如。古称花似色，将花一论之。惜花须起早，谁肯看花迟？折花须折蕊，谁肯恋空枝？花色有时尽，人有年老时，及时爱花色，莫待过时悲。

世隆诗词意虽陋，亦风月家所有。瑞兰见之，忸怩曰：“如君诗见天下，妾之名节扫地矣，不但妾羞，亦天下妇人羞。”世隆曰：“玉真夜半私语，崔莺二十年前晓寺，亦谁为之？”瑞兰曰：“崔莺二十年前乃自陈之，其羞郎之心犹在，若玉真夜半私语，乃好事者笔力，何以为玉真羞？”乃相携拜月于东庭。世隆顾谓瑞兰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因会于亭，遂拟亭曰“拜月”，制《拜月亭赋》及《花房十咏》于此云。

拜月亭赋：

腊月既望，蒋子游于潇湘之亭，天光如昼，万籁无声。博山香炽，银烛初明，栏杆十二，花稍倒影。百卉春芳，淡风暗随。方府仰间，有一异人，降之于庭。霓裳缥缈，残妆不整，微笑春生，莲步散行。似非尘寰惯见，不预花木储精，艳夺瑶池之王母，羞坏座上之飞琼。心通麻饭，情重蓉城，思而难得，疑而后惊。恍惚少定，乃前拜曰：“昔庄周梦为蝴蝶，初不知孰为庄周，孰为蝴蝶。予今见异人于庭，初不知孰为异人，孰为嫦娥。是知嫦娥者，天之异人也。异人者，地之嫦娥也。庄周以梦子以真，但为云阶下拜，而不俟于西厢待矣。”乐甚，把酒为之一句曰：“予言何如？”异人曰：“然。”乃相与歌曰：“异人非我兮，谁为之夫？我非异人兮，谁为之妇？今宵非月兮，谁为之媒？天为幄兮地为茵，风前一枕，月其主之，何必再问于绳丝之老人？”

春宵十咏：

少年红粉共风流，锦帐春宵恋不休。兴魄罔知来客馆，狂魂疑似入仙舟。

脸红暗染胭脂汗，面白误污粉黛油。一倒一颠眠不得，鸡声唱破五更秋。

其二曰：

对垒牙床起战戈，两身合一暗推磨。采花戏蝶吮花髓，恋蜜狂蜂隐蜜窠。

粉汗身中干又湿，去鬟枕上起犹作。此缘此乐真无比，独步风流第一科。

其三曰：

梅花帐里笑相从，兴逸难当屡折冲。百媚生春魂自乱，三峰前彩骨都融。

情超楚王朝云梦，乐过冰琼晓露踪。当恋不甘纤刻断，鸡声漫唱五更钟。

其四曰：

二八娇娆冰月精，道旁不吝好风情。花心柔软春含露，柳骨葳蕤夜宿莺。

枕上云收又困倦，梦中蝶锁几纵横。何缘天借人方便，玉露为凉六七更。

其五曰：

如此风流兴莫支，好花含笑雨淋漓。心慌枕上颦西子，体倦床中洗禄儿。

妙外不容言语状，娇时偏向眼眉知。何须再道中间事，连理枝头连理枝。

其六曰：

邸深人静快春宵，心絮纷纷骨尽消。花叶曾将花蕊破，柳垂复把柳枝摇。

金枪鏖战三千阵，银烛光临七八娇。不碍两身肌骨阻，更祛一卷去云桥。

其七曰：

仙子娇娆骨肉均，芳心共醉碧罗茵。情真既肇桃源会，妙促西施柳叶颦。

洞里泉生方寸地,花间蝶恋一团春。分明汝我难分辨,天赐人间吻合人。

其八曰:

花兵月阵暗交攻,久惯营城一路通。白雪消时还有白,红花落尽更无红。

寸心独晓泉流下,万乐谁知火热中。信是将军多便益,起来却是五更钟。

其九曰:

两身香汗暗沾濡,阵阵春风透玉壶。乐处疏通迎刃剑,掀机流转走盘珠。

褥中推枕真如醉,酒后添杯争似无。一点花心消灭尽,文君谩讶瘦相如。

其十曰:

暗芳驱迫难禁,洞口阳春浅复深。绿树带风翻翠浪,红花冒雨透芳心。

几番枕上联双玉,寸刻闺中当万金。尔我谩言贪此乐,神仙到此也生淫。

世隆色度太过,永铅戕而荣卫枯,病几不振。瑞兰惊悸。时有镇山庙神甚灵,瑞兰将命奚童禱。

世隆虽病,语瑞兰曰:“世岂有禱于神而不死者乎?盖今之神,古之人,神尝不能自宥其死,况能宥其死于人乎?”瑞兰曰:“何以见之?”世隆曰:“予尝稽董狐《搜神鬼记》,释迦乃维摩王子。观音,妙庄王女。

达摩至卢能,托芦传钵,六叶卒于汉溪。佛祖则宜春县人,曰即肃。老君则楚县人,曰李耳。张真人道陵,乃汉张良后。许真人逊,晋零陵令。吴真人猛,时真人奇,皆晋时人。天王封于唐太宗征高丽间。

福神蒋子死于钟山下,唐葛周三将军,周宣王时人。赵玄坛名公明,秦始皇时高士。关公羽封义勇武安王,始于宋道君。茅君匡裕,庐山法祖。钟馗受享,自玄宗一梦。万回国公,又张家子。灶神张单,

厕神何丽卿,户神彭质、彭君、彭矫,虐神颀琐三太子,厉神曰伯张,隋朝乃见。火回禄,水玄冥,备存左氏。卿何苦而惑之?”瑞兰曰:“禱禳古有之,子产亦公孙泄良止,而郑人安况病一人耶?”世隆曰:“左氏所以为诬也,夫海神广利广德,又有曰天妃敕封护国庇民,而强盗海中,专借其力于舟楫风波之中。顾乃受其享献,乐其金帛,纵盗害民,其可胜记。信神明之最灵者莫如海神,既不能灵于海盗,顾能灵于我耶?卿勿复言。”瑞兰曰:“痼病有二道,巫与医而已,君其欲医乎?”世隆喜而从之。得折肱家而克济。但世隆病中每念于花月,兰以死拒,乃止。尝稽其医中诗咏一二,以备玩焉。

药名诗曰:

血竭天雄紫石英,前胡巴戟指南星。相思子也忘知母,虞美人兮幸寄生。

莺宿全朝当白芷,马牙何日熟黄精。蛇床蟬腿渐阳起,芍药枝头万斛情。

药方诗曰:

国老不能和百药,将军无计扫余殃。黄连何为连身苦,龙骨应知骨自香。

吐露清愁情已阙,金花在目兴应忙。蛇床独活相思子,此德当归续命汤。

世隆病渐痊,主人思古邀梨园子身侑贺于西阁。世隆起见,笑曰:“此顽童也,生所羞也。”思古曰:

“何谓顽童?”世隆曰:“具载三风十愆中。”思古意犹未尽。世隆具以晋姜男破老,汉弄儿来梦儿,太子承乾事告。思古乃出净酒奉喜。席罢,瑞兰曰:“妾闻黄公媪言,地中病者,非傀儡侑神,则用梨园子弟,舍是则病后有变。”世隆曰:“傀儡制自师涓,以怒紂,陈孺子窃之以助汉,何为祸?何为福?况梨园所演,一皆虚诞。蔡伯喈孝感鹤鸟,指为无亲。赵朔亡而谓借代于洒竖。韩厥立赵后而为伏剑于后宰门。晋灵公命斃犬、弑弥以杀赵盾,乃归之屠氏。膳夫蒸熊掌不熟,断其手指,以人掌代熊掌。男人莫看《西厢》,女人莫看《东墙》,固以无稂之薄,秀英之陋,然始终苟合,亦非实事。陈圭受月梅写帕之投,终为夫妇。郭华吞月英绣鞋之污,卒几于死,或冒为《玉匣》。萧氏之夫本汉娄敬,诈曰文龙。刘智远之祖本于沙陀,诈曰汉裔。以苏秦之游说,云长之忠义,寇准之于舜英,蒙正之于千金,皆非所演,中体能从其侑贺,只自诬耳,又岂可允从之哉?”瑞兰曰:“非兄熟于典故,何以到此。”乃相携出于邸楼门。楼亦佳境,四窗天设图画,帘泊燕莺,日供弦管,人如在华胥中。世隆强瑞兰立会,兰曰:“白龙鱼渚乌乎可?”世隆曰:“楚王兰台景也,何防。”时有口占一律,以示意云。

世隆诗曰:

神仙自古好楼居,楼上风流更有余。柳骨经霜争似旧,花心冒雨谩如初。

洞宾破橘描飞鹤,妃子沉香引醉鱼。昨夜星家应该月,女牛出局会天墟。

世隆楼会后,又犯阴阳。瑞兰曰:“大丈夫何不自拔至是耶?”世隆曰:“其如花神迫人何。”瑞兰曰:

“妾无赖之过也。愿君千万珍重。”时乌鸦日噪，兰心惊有大故。世隆曰：“王梅溪谓鸦为忠臣，东方朔占鸦吉多凶少。卿非夷隶治，何以识其音，顾亦惊之若是耶？”兰曰：“不但此也妾亦多异梦。”世隆曰：“从心莫如梦，卿心予病故耳。”瑞兰曰：“梦关人者有，鹤九其龄，羊存其身，射月炊臼，朱筮先进第十一，皆以梦得之，妾梦异，必有异事，非关君病而已。”方议论间，床帟忽然自裂，瑞兰泣下。世隆曰：“变怪亦不足深信，犬作人言，猿代婢鬻，鼠谈客死，杯酒化血，鼓出于庭，未闻竟为凶也。”瑞兰曰：“君徒以大口诬人耳，妾自保一死足矣。”潸然而泪，世隆曰：“卿勿忧，我以未病卜之。”时甲寅已卜，得泽水困卦，甲应已体，犯三刑五位，卯才逢劫，子地合父，入空腾蛇，又临应动。世隆始惧，曰：“非我绝子，子将绝我矣。”乃作诗禳之。

世隆诗曰：

乾坤丕泰万遭屯，遯过师中尚旅尘。未济当时成既济，同人何日见家人。

腾蛇直应妻逢劫，驿马临时父合身。只喜眼前些少好，阴将阳掩不胜春。

瑞兰曰：“如君诗，是亦李崔州寇莱州渡海谶矣。”

言未几，闻庭外声，瑞兰出视帘下，则一鹦鹉栖庭桧，隶役纷纷呼引不归。鹦鹉见瑞兰，飞入叩头呼曰：“玉娘子万福。”盖鹦鹉乃尚书向使虏得之，养十余年，名曰飞郎。有古徐丞相比归，隶役欲入，取飞郎即驿报尚书曰：“瑞兰娘子在那大屋间。”尚书命庶男留儿跟往。盖留儿乃尚书侍婢所生，母弃乱中而留其儿，因名曰留儿。一至黄公店，见瑞兰于廊右，相持而泣。从者又达尚书来，父子相见，哀恻过甚。世隆闻之，曰：“怪今至矣，奈何。”尚书询其因，瑞兰陈之至“寄身世隆”处，尚书依然曰：“坏我杨妃兰矣！”敕令同归。瑞兰曰：“桃花犬犹不忘主，蛩蛩巨虚，何曾负蠹？况瑞兰以人名，可以鸟喙耶？”尚书曰：“尔忘父母，则泉獍矣，其罪尤大。”瑞兰曰：“前日瑞兰，则父母之子，今日瑞兰，则世隆之妻，槃匏蚕女，从夫妇耶，抑从父母耶？”尚书曰：“汝忘大史，敬弃后氏耶？”瑞兰曰：“后氏私法章于家，罪在后氏，瑞兰以世隆为钟建，时无昭王，私作乐尹，罪固不专在于瑞兰。”尚书曰：“父一而已，汝独不念蔡仲耶？”复又曰：“汝不行，我将以沉母弱待汝矣。”兰泣曰：“傅殷为龙女传书，洞庭君尤高其义，愚为婚姻，况人扶瑞兰于难，今又卧病于床，使瑞兰遽从父归，令人饮恨九泉，瑞兰安忍为之。”尚书亦怜之，乃令引出。

瑞兰入，谓世隆曰：“妾知有今日事久矣，徒君不入人言耳。”时世隆病残骨立，瑞兰扶出，祝曰：“举棋不定，弗胜其偶，君尚扞虱对桓温，勿视其巍巍然，否则乐昌镜破矣。”世隆曰：“我今无能为也，但以卿为泰山耳。”出见尚书，不能自立坐，仆于东坡椅上。尚书怒曰：“岂以碧纱笼中乘龙耶？”瑞兰曰：“吕蒙正亦以渴睡汉受欺，状元天下将何如？”尚书曰：“不必言，世岂有此人能乘风破万里浪乎？”瑞兰曰：“古称美人者，汉李夫人，犹曰‘吾病久色衰’，今世隆色因病耳。愿尚书且效平原君，以毛遂备数。”尚书怒，世隆起而入。

尚书随拘黄思古家长幼立阶下，欲为打鸭惊鸳鸯计。思古举家惊怖，因劝分异者，瑞兰久之乃诈入整妆，赠世隆以半衫，曰：“此浣火也，来日以此为约。”盍桓顾盼，不忍倏离。尚书立迫，瑞兰忿恨气绝，尚书命留儿扶之，登车而去。其时相别诗调，亦有可怜者，具录于此。

瑞兰调《一剪梅》云：

潇湘店外鬼来呵，愁杀哥哥，闷杀哥哥。伊人自作扑灯蛾，去了哥哥，弃了哥哥。

把头相向泪悬河，怎舍哥哥，漫舍哥哥。此归花案不差讹，生属哥哥，死属哥哥。

世隆调《望江南》云：

堪愁处，风急力难支。司马只惊消渴死，文君谩唱别离词，愁泪遍胭脂。

扶头起，祝付莫相疑。于祐宁无相会日，张仪还有可言时，欲去仍踟蹰。

瑞兰乐府云：

泪潺潺，愁破肝。别君易兮见君难。见君何处是，除在梦魂间。呜乎命薄兮瑞兰。

世隆乐府云：

云白兮山青，麋响兮人行。云雨山兮还相见，我与卿兮从此分程。卿卿兮，未知何日见卿卿。

瑞兰至水站，尚书用苏合丸疗苏。

世隆病床间，得思古家老少扶持，又镇有豪士仇万顷、杨邦才等数人，重其斯文，常交互相慰，又有

陈自文者，素以风情谢世隆曰：“以子之才，承事赵孟，必得近幸，岂专为彼一人哉？”世隆曰：“佳人难得，况遇知己之至耶。”自文曰：“妇人太美者必有大恶，贺太后以女人能悟之，况足下豪杰男子耶？”世隆曰：“如先生所言，则以世隆为季益矣。其如崔小士何。”自文曰：“君以花为癖矣，希再保重，焉知玉箫不再合耶？”世隆曰：“但看将来有昆仑奴耳。否则王宫又梵矣。”自文辈归，世隆为夜坐不寐者，一夜口占诗词甚多，聊记其可采者，以见新别之愁态云。

世隆诗云：

昨夜床中妇对夫，床中今夜独夫孤。羡鱼不懈空张网，失兔为因误守株。

念我有心逢得意，笑伊无眼识相如。于今病骨增愁恨，一曲西风子夜啼。

又云：

昨夜床中万斛情，床中今夜万愁生。为谁陷入颠狂府，被魅迷来惑溺坑。

我亦忍遭胯下辱，伊终难拔眼前钉。于今独座潇潇闷，一曲相思夜五更。

尚书至临安，夫人已先至官邸数月矣。相见间，悲喜交集，一家爱恋，皆辐辏庭间。瑞兰见夫人，哀不自胜。有顷，夫人以瑞莲事语尚书，呼出见间，一如家人礼。瑞兰私以世隆事白母，夫人亦乘间语及。尚书曰：“我岂老耄者哉？使有封伦，我亦能扬公寿矣。”夫人曰：“贾香偷韩寿，奈何？”尚书曰：“张贺家五嫁者，犹为宰相妻也，无妨。”夫人曰：“闻世隆有司马一题地，尚书何吝卓王孙？况瑞兰尝曰：‘父不姚雄，我当封发矣。’”尚书曰：“决不以隋珠弹雀也，此后勿复陈。”

夫人觐尚书意笃，日又求婚者蜚毛，亦今易忘。瑞兰不允，每以稿砧在辞。因思潇湘旧迹，乃以一亭改匾曰《拜月》，祈以誓心香而存世隆也。尝有拜月诗咏甚多，聊记一二，以表瑞兰冰霜之守云。

瑞兰诗曰：

亭前拜月夜黄昏，暗想当年欲断魂。妾敬不来几十载，肖娘自负万千春。

伊如有分应逢我，我亦何心再望人。自古玉英终不嫁，几曾误作百年身。

又云：

亭前独拜泪汪汪，说到心头只自伤。念我一家都美髯，为谁千里独凄凉。

画眉风月今何在，结发江山事已荒。问道云间归北雁，无双消息寄何乡？

时当首岁，仇万顷辈诣世隆。效文琰击钵。世隆曰：“诸兄才捷不让古十石矣，生何敢复梦得自待？”万顷曰：“生虽千钱售三十文，人待磨墨停笔，但今海内士与元白争锋者，唯卿一人而已，何辞为？”世隆曰：“诗因名美，名因诗显，愧生二者俱未。”万顷曰：“何以言之？”世隆曰：“晋张率作诗，李纳每以为不足，率后诈作沈约制，则纳字字称佳，信诗不因名而显乎？近有龙太初，诗学高迈，诣王荆公谈诗，郭公父犹谓之，及咏‘鸟去风平篆，朝来日射星’之句，王、郭始不敢谓秦无人，龙生因以显名天下。”万顷曰：“不但张率受侮，文士皆相轻，王荆化咏菊，且有以‘不似春花落’鄙之者，苏东坡乐府，亦有以制词如诗鄙之者。诗果以名显乎否也？蔡确因颀山诗被贬孟浩然以‘不才明主弃’一句见恶，至于‘枫落吴江冷’又为吴祐累。诗其能至患者有之，况于名乎？”世隆曰：“王、蔡公，今人亦能知之，则亦以名显也。”万顷曰：“兄此议论，尤出人意表。”因对五辛，醉咏而别。世隆思瑞兰意笃，制《送愁文》并诗咏，具录于此。

送愁文云：

八年除夕，蒋氏子馆予于潇湘。五辛宴罢，落落皇皇，无以为怀，客语予曰：“良辰不再，子独快然，无乃为愁鬼所绊乎？”予曰：“愁信有鬼乎？”客曰：“有之。妖不自作，由人而兴。三思重色而花妖至，崇韬喜淫而虎崇生。古人自寡其妖者亦多。”予曰：“如此奇妖，计将安去？”客曰：“禳之而已。昔子产息良消之怪，尧佐祭游弈之神，至诚所钟，自足以歆之。”予信客言，遂束刍灵，祭诸门外，殷勤至恳，盖将草雉禽獮，人其人而去之也。禳毕，闭门就席，愁鬼忽又在左右间，令予心碎，令予肠断，令予泪倾，令予魂消，令予如有求而弗得。予始愕然叹曰：“客其欺我者也！愁鬼可禳，何其我愁之尚在耶？”鬼曰：“君不必咎客也，但当自咎耳。鬼有曰风流，曰愁闷，二者常相表里，不可遽逐。”予倾听之，矍矍方惊，鸣竹爆，出桃符，焚紫盆，鬼笑自如，又将起，将赵钟茶垒而啖之，鬼笑愈加。予始曰：“鬼何笑我为哉？”鬼徐徐而言曰：“风流之鬼，唯恐其不来，愁怨之鬼，人恐其不去。幽于偏见，罔达于相倚之机，此其为我笑也。”予闻言有趣，拱手而问曰：“愚不能进，愿安承教。”鬼曰：“居，吾语汝。天下古今，忧喜同根。

福兮祸所伏,老子之言,乐极必成哀,陶妻识之。子既恋于风流,则风流之中便有愁。两鬼相依,步不容离,世岂有风流而愁者哉。君今特欲去我,而不知风流之鬼所当先。是犹日行怕影,影愈随。孰若先风而去,以为投阴灭影计耶?否则,虽效韩公之祭五穷,柳子之骂三尺,亦无益于事矣。予扪心而思曰,风流者,吾终身之裘葛膏粱也,岂能去哉?况我二人不但人子之心,且入子之膏肓也,更迭相寻,何有终期?言讫,倏然若蒿,如风如雨,鬼则飘然而不可知,特剩其愁以遗予。予不得已,就灯对酒,为消此愁,成千万分中之一二。

柳梢青调云:

楚岐云收,西厢月暗,竹爆飞声,玉友归程。罗衾泪滴,绣枕魂惊。

花中永中膏肓,起来对坐谁适情?半盏孤灯,几杯浓酒,一柳梢青。

又诗曰:

玉人别后阻关山,心碎黄昏独倚栏。柏柿曾看鞭橘荔,杉羊反悟宝鞞鞍。

油干盏里心还在,炭热炉中骨自寒。何日神仙偏爱我,红消春色出熬垣。

又云:

病损公然骨似柴,飞琼分薄阻云阶。色摊门外驱犹在,愁鬼心头去复来。

一盏梅花空见色,两盘烛泪自成堆。何时借起神磨勒,深院蔷薇赶夜开。

一日,瑞兰、瑞莲相携游亭,瑞兰心切世隆,神思恍如有失,言语问答,多不自持。瑞莲疑其私,辞归,兰许之。莲匿于太湖石后,觐其来者何人,久之无踪。但见瑞兰长噫洒泪曰:“天曰君而已。”莲往讯其实,兰怒曰:“我身即汝,敢相诬耶?”瑞莲以欢言谢,乃辞归,匿于前所。瑞兰意瑞莲之果于归。兰焚香祝天“保佑蒋生出。”未几,刺背曰:“莲得闻矣。同室兄弟,何相瞞之甚耶?言通无患。”瑞兰泣而不言。良久,诵一词以答。聊记于此。

词曰:

妹氏何如致我,我有许多不可。忆昔旧情人,泪沾巾。

望断潇湘,那里病损相如痊未?要说许阑珊口难开。

瑞兰语及蒋生世隆,中都路人,瑞莲亦泣下,瑞兰疑其前人,骇愕者久之。核实,乃兄妹。因道病别时事,相对涕泣。有顷,尚书召瑞兰曰:“来使云潇湘人亡矣,子当从婚。”盖尚书立计。间其易志也。瑞兰号泣仆地。瑞莲闻之亦然。尚书夫人方知其为瑞莲兄。数日间,瑞兰穿素,朝夕私奠,遣仆僮永安持牲文祭于黄公家。至,则世隆在坐,与友人陈自文联笑。永安具以情告。世隆执文读之,笑曰:“一死一生,乃见真情,世隆死者复生,娘子生不愧死矣,美节成双,不可及也。”瑞兰方知尚书作良平计也。但其祭文贞心义气,秋霜烈日,世隆友人多瞻视之。

祭文云:

维某年某月某日,弃人瑞兰黄氏,谨以牲醴,哀奠于义夫蒋生世隆之灵曰:呜呼伤哉,妾别君时,自以死生君矣。所以不死者,亦为君一块肉在耳,诤意君先弃妾耶!妾遭草昧,荷君更生,心固不让于钟建之负季荇,力尤不忝于元稹之负崔莺。殆将一生永赖,百岁偕欢,孟光之案可以举,桓公之车可以挽,袁芦之妆台可以下。昊天吊,竖鸟为妖,日月居诸,彩鸾分道,固吾父之见疏贾老,亦吾君之分薄韩郎。但血誓之未坚,而心香之犹在。玉箫再合,特托诸天,金镜重完,委之乎命。白璧不须于来客,红绳终结于老人。诤又变生分外,报入帏中,欢声未续而哀声之辄举,暂别已难而永别之何当。意者将主长白而起有妆欤?将室瑶芳而堂番雨欤?抑将袭渊商而修文泉府欤?胡为还造化之速,一至于斯耶?呜呼天兮,云胡不灵,妾生有此,不如无生。伤君者妾,伤妾者谁?伤妾所以伤君,伤君亦以伤妾。一则伤君之春秋方盛,一则伤妾之身事何依;一则伤君之文翰未酬,一则伤妾之良偶空期;一则伤君之旅魂飘飘,一则伤妾之軀命亦无几。更有可伤者,尤在于我君盖棺之时,口难禁而目不瞑,身虽寒而心尚在,魄虽散而冤魂犹未消。况喉鹤啼猿,付诸行客,村醪野饭,孰为主人?仆雁凶鱼,偶托奚童而到我焉耳。东方杳矣,梦草何求?麻姑逝矣,魂香何收?赵十四君已矣,血泪传衣之悃,何以绸缪?愁城坚锁,闷海难消,束刍人遗,扬粉天遥。君其有知乎?则妾身犹有所伸,君其无知乎?则安心止于自怜。但英雄精气通于山岳,豪烈神光贯乎云霄。观之郑良止之作厉,杨子文之作福,桑维翰之作仇,可觐君其必有知也已。君兮有知,则断臂之贞心,割鼻之义胆,坠楼赴水之方骸烈骨,妾敢自恃,而君

亦可自慰于九泉之下矣。洒泪拜辞，濡鸡示曲。倘洋洋如在于蓍蒿之余，勿吝生前之我爱者于我乎一歆。呜呼，天兮人也，奈何，奈何。

时宋设文武科，罗网异才，兴福诣潇湘，邀世隆俱往临安。世隆途想瑞兰，弗胜愁闷，兴福觇其意，多方安慰，尝曰：“弟至京师，愿为押衙。”世隆曰：“非章台其人也。”兴福曰：“彼自延赏耳，兄何不韦皋处待？”世隆亦稍弭，住寓临安东南街。

值花朝，士多花会，世隆乃写一轴兰，上有青龙栖而不得之状，标额曰“龙会兰池图”，仍题一小引云：“龙襟四海枉五湖，车驾八方云南顾，乃欲栖兰焉，何哉？或有兰有似于神潭五花欤？亦有似于天台红叶欤？胡为欲栖之如是耶？予尝观之《易》矣，乾系龙，同人释以兰。夫同人乾居上，离居下，独以兰显而不及于龙焉，盖亦离为之累耳。然龙者天下之灵物也，其世隐，兰者天下之瑞物也。其世显。惟其隐，故隐，故能入于兰之瑞，惟其显，故能藏于龙之神。龙会兰池，信取诸此而已。呜呼兰兮，龙病久矣，时无孙真人，谁与谋。”图成，令人鬻诸尚书家人永安，倩人置诸兰轩右。偶值瑞兰散游一玩，读至小引“人兰之瑞”“藏龙之神”，乃知世隆手段，及至“兰兮龙病”处，噫嗟良久，曰：“龙兮来矣。”乃延乳母张氏人，示以情素，给金数颗，赎浣火衣，仍附书一章。

瑞兰书曰：

奉观图引，玉琢金雕，有天然之巧，神态仙模，无尘俗之累，非天下大英雄不能及此。寅惟潇湘别后，暮鼓夜钟，暗增怀抱，霜天晓月，徒起相思。一日三秋，废诗于座右，汗回万转，骇元集乎龛间，加以多孙秀，每慕绿珠之美，人似敏中，尤图柴氏之婚。月道东西，孟氏嗟陈郎而未还，花墙内外，秀英慨文举以何归。愁妖闷鬼，后先牵绊，别经离凶，日夜夹攻。心思纷纷，未知死所也。但封发之心，一生莫改，露筋之节，至死犹坚。齐瑟虽工，谩变好竿之想，曾珠最曲，惟储巧线之来。既而蜀关天险，假金牛以通路，乌国海遥，从社燕以归轩。事机美昭，可卜玉箫之再合，意气投欢，停看鸾凤之双飞。伏愿移花月案于度外，济风云事于眼前。鲲离海峤，远接吕臻之风，鹏入天池，近载仁祖之恩。则古之卢谿，安得专美，今之薛氏，亦敢有芳矣。匆匆寄意，赐宥为情，东风多厉，千万自珍。勿以妾为深念，不胜仰至。

张氏至世隆客寓，先以求浣火衣为词，世隆曰：“郑服不衰，为身之灾。寒儒悬鹑者也，焉有此？”张氏以“出自小姐”为言，世隆诈曰：“秦白狐裘，狗盗矣。”张氏曰：“君勿犹豫，妾乃是小姐命使也。”乃示以金。世隆曰：“中流失楫，一瓢千金。娘子去矣，赖此为镜中人，何金赎为？”张氏曰：“媼乃娘子之私人，娘之乃君之私人，人不同而私同，君若怀异，则水母无虾，终身不获词以私矣。”世隆理其词，出衣授之。张氏乃以书献。世隆玩之，喜跃欲狂，乃制书一章并诗二律，付之以归。

世隆书曰：

寅惟娘子琼枝瑶叶，名重于九棘三槐，国色天姿，骄出乎十洲三岛。假使狼烟不起，南北庆丰亨之盛，乌道无虞，官氏安豫大之林，则娘子虎豹开岩，鬼神莫得瞰其状，鳞鸿路绝，奸雄安得进其私？吴天下吊，边防为之失守，日月居诸，士女以之道生。丑人世隆，尘缘有在，千里相逢于道左，国步多艰，一句方稳于杭中。杯酒论私，几至楚弓之失，春词告绝，方成赵璧之归。凤舞鸾颠，恍若从天而下，花盟月誓，端然非人所能。诂意金橘多酸，凤起曹郎之恨，野禽唱祸，迭来韩虎之凶。无可奈何，花已落去，曾似相识，燕不来归。一日三秋益重相如之病，寸心万里，徒增荀灿之愁。与其失诸于今，孰若无得于前，与其易于别，孰若难于遇。世隆念此，淹然无复人间意。但桀骜约在，终结神州之会，姝女心存，竟完桑府之恩。柳毅义人，龙女之婚不改，种郎负我，羊娘之存犹在。倘乐昌之镜终破，而元稹之诗亦空题矣，则亦命也，数也，卿之薄也。天兮人兮，龙其奈何。兹者驿使既通，而赤绳之结可偶，涸鱼在辙，而江水之恩何迟。伏愿蓝桥夜月，适载裴航之遇，巫峡明云，速承神女之欢。桃源麻饭，华岳玉钗，瑶台之晓露，早与神仙人脱尘累。无任覿看聿仰之至。

诗曰：

潇湘店里凤双飞，天造妖风翼已垂。一片芳心千片碎，十分花债九分移。

梦中岂悟身为客，醉后还将月想伊。星友今朝通露阁，玉人谩唱误佳期。

又诗：

一道盘桓恋子都，谁知病里散葫芦。卿家富贵今如旧，我处风流绝已无。

蔡仲何曾戕女婿，雍姬自误好儿夫。今朝欲整潇湘案，案上争能认故吾？

张氏携衣书而来，瑞兰喜曰：“合浦珠至矣。”及后书视，笑语张氏曰：“顾其人，非微之矣。但西厢之月，未可待于今日。”张氏曰：“男子用情，惟欲取足于一己之私，奚暇他顾？”瑞兰曰：“蒋君曾不念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彼一时前无牛裂，后无舆曳，听其自便，今日相公法峻，阁宇蜀难，不惟彼无所人，我亦将无所出，虽鬼兵万千，何所施其术耶？”张氏曰：“将何词以释之？”瑞兰曰：“汝以慕客寓，列入李吉者告之云，今日岂为饮食来耶？况京畿夜禁，谁敢来往？勿故为扑灯蛾，幸甚。”乃回诗二律，云次韵。

瑞兰次韵云：

忆别潇湘马似飞，伤心千里泪长垂。情深东海终难尽，判定南山永不移。

司马此生专为我，文君虽死也从伊。不须再导风花案，一线红丝百岁期。

又云：

犬戎当日闹燕都，万里江山破荻芦。花月窃盟天下有，风流独步世间无。

张生只恐忘崔氏，秦后何甘离丑夫。要把潇湘前案整，夜深怕杀执金吾。

世隆时将文战，见瑞兰诗来，亦允其说，揭晓，世隆文魁天下，堂吏报尚书，时适瑞兰偕夫人在坐，瑞兰喜跃，白夫人曰：“正潇湘其人也。”夫人喜谓尚书曰：“公何不识卢肇耶？”尚书笑曰：“尘埃中若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夫人因祝尚书拟婚，尚书许之。瑞兰随具柬并诗来贺焉。

诗曰：

渤海从来不可量，英雄事业破天荒。当年曾受风尘苦，今旦方依日月光。

五色云中惊太史，六龙驾上耸天王。从兹慰却鳌头梦，鸾凤妆台可夺芳。

世隆受冰赠鞭，仍见瑞兰贺柬，笑曰：“今日亲，则前日亲，谨领。”乃行大礼。其婚书则同年友、榜眼仇万顷所制。万顷细知二人情曲，盖将针尚书而剂天下后世之渺寒士者，其书假世隆叔祖一春主婚，画六十四卦组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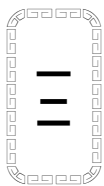
盖闻《易》系家人，重两姓合欢之好；《诗》称桃实，垂百年偕老之期。以至《书》传妣妣，《礼》存坊记，《春秋》逆女之笔，无非为婚媾者立指南。但谋肇于人，缘定于天，睹诸朱氏之篚簠，韦郎之翠钿，李姓之履信坊，富家贵家不能夺贫，子弟之三穀十九色者可知。寅惟尊府，槐棘嗒芳，江南草木知名，华夷布节，海外鹰熊仰视。正区区小顽，肥遁边方，自履迤邐之地，并边内郡，幸蒙豫大之天。谦居恐坠，蛊坏益深。矧小侄世隆，铅槩自顾，慨时升而未允，草茅方困，念睹光以何能。第以乾坤否剥，师旅震临，艮山兑泽，偶奏合和之曲，离火坎泉，妙传既济之欢。加以令不姐翼德攸恒，真南国之蕝蕝，丰才素畜，冠谢家之柳絮。自谓同人永相伉丽，诂期大有辄出妄灾。过飞鸟而睽孤之豕以见，失包鱼而归妹之羊攸存。第托天缘妬损，而雷渙之剑徒解，固是鼎元，而楚和之璧随来。簪纓宦族，既称孚萃之异；襁褓野人，亦羨复需之奇。人情如此，信犹贤于梦卜也。兹申賁帛，特表讼德之旧，载荐损期，停看革文之新。伏愿桃夭咏唱，而宜家宜室之作范，孺子协闻，而衍子衍孙之呈祥。至九十其仪，百两其御，俗之富，何足赘。辰下渙风串柳，晋日筛梅，万希台重，上荐天申，不悉。

尚书受礼，一览婚书，怀诸袖中，恚曰：“呼牛呼马，亦应之矣。”后知万顷所制，心甚衔之。时择四月望日夜行赘礼，灯月交辉，清天一色，金紫送迎，沉檀薰馥。世隆环珮玎鸣，冠簪烜映，人望之如神仙然。平生索婚不获者，今乃知其天才国色，成定难移。古往今来，佳期罕偶，甘心贴服，莫敢云何也。

世隆入，瑞兰泣曰：“不意今日复见汉官威仪。”顷之，侍婢数十，珠翠鲜明，进席奉醪，添香树灯。瑞兰官样整妆，仙姿增艳，宛然神仙之下降也。世隆合卺，几不能自持。瑞兰悟，命侍婢散，世隆曰：“卿真豪杰也。”瑞兰曰：“妾不豪杰，兄将亡赖矣。”乃就帷帟旧，情悃甚周。时有联句，聊记于此。

联云：

新人本是旧情人（世），丹桂嫦娥喜绝伦（瑞）。淮下谁能知韩信（世），洛阳今已识苏秦（瑞）。英雄手段真无赛（世），仙子光容自有真（瑞）。笑我初婚自是假（世），怜伊兴逸骨将魂（瑞）。寸心千里尘都扫（世），半刻千金案又存（瑞）。爱虎于兹登虎穴（世），得鱼从肯下鱼纶（瑞）。万般富贵天然处（世），一种风流分外恩（瑞）。深院花心仍带雨（世），洞房物色尽逢春（瑞）。破莲分肉根犹在（世），食蔗到头味更真（瑞）。酒后添杯休强醉（世），茅前效尤易成熏（瑞）。晋兵鏖战雄难敌（世），问客纵横计莫陈（瑞）。无可奈何田旱久（世），还会相识燕楼频（瑞）。芙蓉帐里疑为梦（世），翡翠衾中妙入神（瑞）。大



盗曾闻惊惠子(世),鸡鸣方喜脱田君(端)。不须人作同心结(世),仍是天生连理身(端)。从此风流终百岁(世),相怜相爱更相亲(端)。

灯夜,瑞兰曰:“兄今见妾,乐乎?”世隆曰:“何待言!”瑞兰曰:“尤有甚于见妾者。”世隆曰:“乐尽于此矣,无他也。”瑞兰曰:“瑞莲在妾家。”且告以其详。世隆喜跃不胜,欲召见,瑞兰阻之曰:“蜘蛛作道,不可以风,兄忘其伤于虎乎?”

次晓,瑞兰邀瑞莲入见,兄妹相逢,宛若梦中,信是天启其衷,而为不世之奇逢也,有顷,出拜尚书夫人于堂上。一家庆会传都城,翰墨士大夫诗贺甚多,不在行录。其妹瑞莲,后乃命配友人同年探花贾士恩。

世隆尝有《风花》一作,聊记于此:

蒋生世隆谓玉人瑞兰曰:“予今二人鱼水相欢矣,同事风花,则有文房四子,曰笔、曰墨、曰纸、曰砚而已。不假以恩,宁无沙中偶语乎?”瑞兰曰:“俞。”及拜笔曰拜花郎,墨曰磨花伯,砚曰合花子,纸曰通花太使。四子拜封,将之任,笔不悦,曰:“予制自皇帝,管于蒙恬,爵于韩文公,今乃拜郎,次于三子之下,宁不为文房之王睿乎?”诘诸墨曰:“子何功?居吾上?”墨曰:“韩文公,唐臣也,玄宗,唐君也,子虽重于韩,其视我化道士、步天宫而重于唐君者孰高?”笔不敢与争。又诘诸砚曰:“汝端溪居士以寿静称,乃亦侈然居吾上乎?”砚笑曰:“予即墨侯耳,管城子,列爵唯五也,侯与子,孰先?”笔由是语塞。乃诘诸纸曰:“子何人也,亦欲右吾乎?”纸曰:“予生于蔡,制于薛,庄重于五凤楼韩,任乎治,则泣山东之父老,任乎檄,则起枋头之奸雄。尔固不敢与墨争,而敢当我乎?”笔笑曰:“子亦欲方诸墨砚耶?子非我,则空函所以羞殷浩,我误子,则露布所以羞苏缄。子当下我必矣。”纸大笑曰:“子非我则铁书银钩何所施?描花模月将付诸谁?”争辩不已。砚释之曰:“要皆风花中人也,何苦争高?所可慨者,洞房六子耳。曰床、曰帐、曰褥、曰衾、曰毡、曰枕,空预风花之列,而不受风花之荫,行将为介子推矣。”笔、纸曰:“信其伤哉。”乃相率而白诸蒋生案下。蒋生曰:“非诸子为言,予亦长颈鸟喙矣。”乃拜夏玉床曰迎花力士,拜翡翠衾曰护花元帅,拜游仙枕曰转花将军,拜芙蓉褥曰和花虞候,拜五花毡曰帖花招讨,拜狮子帐曰统花都尉。六子受封,乃与四子分班受命。顷之,护花元帅曰:“诸将受封矣,谁其主之?”统花都尉曰:“诸将无主,愿蒋生为主。”洞房诸子颺言曰:“吁,蒋生其封花主也。”文房四子曰:“何偏也?蒋生主风,娘子主花可也。”洞房六子曰:“主花者无风,主风者无花,如此两子亦无乐乎其为主矣。”四子曰:“两子无以为乐,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无下之乐,孰加于是?今日都共成两主之欢,复何言。”

一日,瑞兰携世隆游后园,见亭匾曰“拜月”,沉思久之,笑曰:“子其念潇湘旧迹乎?”瑞兰曰:“然。”世隆曰:“生观观日,则娘子之终身可知矣。”遂制《拜月亭记》以表潇湘之遗迹。其记云:

古人名亭,所以示不忘也。欧阳不忘山水,名以丰乐;希文不忘清素,名以濯缨焉。忠肃不忘荣归,名以衣锦。潇湘主人以潇湘之亭名于临安官舍,其亦有所不忘者矣。亭有月,月有人,设榻一张,焚香一炷,拜于玲珑之间,其不忘者,情耳。情之所在,时则随之。时乎东乌人遗,鸿鲤天遥,参商地阻;其拜也,满地虫声,过墙花影,心伤千里,泪洒盈襟。人愁也,月愁也,亭固愁亭也,愁其不忘也已。时乎绳囊永固,鸾凤交飞,妆台并游,其拜也,兰麝薰芳,丝罗映色,一唱一随,一歌一舞。人乐也,月乐也,亭固乐亭也,乐其不忘也已。忧乐不同,而同于不忘,情至是,其亦钟矣。予尝以是问诸亭,亭则无知,问诸月,月则无言,问诸心,心则无征,进而问之友人,友人付之一笑耳。三致问,始言曰:“月与天地久者也,尔我之情,其月之于天地乎。宁容忘?”予曰:“情不忘矣。”记之。附风、花、雪、月四词于左:

风袅袅,风袅袅。冬岭泣孤松,春郊摇弱草。收云月色明,卷雾天光早。清秋暗送桂香来,盛夏频将炎气扫。风袅袅,野花乱落令人老。

花艳艳,花艳艳。妖娆巧似妆,锁碎浑如剪。露凝色更鲜,风送香常远。一枝独茂逞冰肌,万朵争妍念醉脸。花艳艳,上林富贵真堪羨。

雪飘飘,雪飘飘。翠主封梅萼,青盐压竹梢。洒空飞絮浪,积槛耸银桥。千山浑骇铺铅粉,万木依稀挂素袍。雪飘飘,长途游子恨迢迢。

月娟娟,月娟娟。乍缺钩横野,方圆镜挂天。斜移花影乱,低映水纹连,诗人举盞搜佳名,美女推窗迟夜眠。月娟娟,清光千古照无边。

刘生觅莲记(上)

刘一春,字茂华,号熙寰,江东人也。世居重叠山华村之西。为故家旧族,祖先广积阴功。父武南公,为庠生,有重名,厚于德,富于学,而未发。尝自信曰:“吾有儿必显。”生三子:一奉,一春,一泰。一春自幼聪颖,稟逸韵于天陶,含冲气于特秀。甫十五,即留心武事,弓马精熟,以鹰扬自期。忽思“挽二石弓,不如识一丁字”,遂弃武,专于文。年十八,补邑庠生。猎史搜经,著述日富,远蜚清誉,卓冠士林。人以其才似贾谊,称为“洛阳子”。

时有母舅马二皋,知府邻省,生极为舅妯所钟爱,生父命生饯送。舅欲与之偕,生以秋试在念,送二程而返。过一凤巢谷,有老人称知微翁,数术甚高,戢曜幽壑,采真重崖,僻结草庐于山麓。生亦仰其名,特拜求今岁之数。老人先书一红纸帖于门曰:“今日主喜事福人至。”生至恳数,书二句付生,曰:“觅莲得新藕,折桂获灵苗。”生不解,求明示。老人又画一人手持一圭,下书“己酉禾斗”字。生曰:“吾当于己酉发科乎?然非其时矣。”老人笑曰:“数之说微,徵则为验,但前行,知此不过三日。”生辞退。

次日,至一村,绿水护居,竹篱遮舍,其家姓赵名思智,号乐水散人,盖生之受业恩师也。因进访,师喜,款留备至,寓生于东厢之梅轩前。时属孟春末旬,寒玉堆芳,冰葩散馥。生步于梅下,诵古诗一首:

玉堂清不寐,寒夜漏声长。吟到梅花处,诗成字也香。

复举手整冠,仰数梅花。见古梅压短墙东西,闻隔墙似有女声者,乃以折梅为由,履扁石窥之。一女浅妆淡饰,年可十六七,手势梅枝,口中吟曰:“今日看梅树,新花已自生。”忽回头见生,遽掩其身。生心赞曰:“冰肌玉质,不亚寿阳,笑出花间语,独擅百花之魁,不意尘埃中有此仙品。”俄而师至,与生游于适然园。至红甫亭,亭中有桃花纸挂屏,针刺小诗一绝:

小园日涉已成趣,引得东风到草堂。惟有芳桃解春意,笑舒粉脸待刘郎。

生玩之,似有喜意。师笑曰:“此吾甥女所书,自幼爱观史籍并词话,触处皆喜题诗,渠父不知戒,吾以谓非女子长技,往往规之,昨与寒荆到小园,又有此绝名矣。昔吾姊梦李白送轴而生,盖不凡女也。”生极心慕口赞,返至树下,独立久之,自思:“题诗之女,必隔墙所见者。”忽忆知微翁之数,点道悟曰:“人持一圭,乃‘佳’字也,己酉二字,乃‘配’字也。所谓佳配者,其此乎?不然,何以曰‘解春意’?又曰‘待刘郎’?又不然,何不先不后而见诗睹面,适当三日之期也?微生有幸,当不避赴梅之嫌,淑女多缘,幸尚免标梅之叹。吩咐梅花自主张,为我作媒妁,何如?”

次日又至,隔墙自沉吟曰:“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用意窥之,则杳不可见。欲久留以图再面,自度不可,辞师而归,悒悒曰:“此别一见无由,何有于配?知微翁、知微翁,其戏我矣。”

越日,稟命父母,携琴负笈,游学外处。泛舟至落石村,推篷望之,柳拖新绿,桃染初红。乃停舟水涯,步于堤上,吟曰:

弱柳含颦弄楚腰,孤舟趁日渡低桥。闲花有意迎征袖,回首黄鹂过别梢。

时有一老者,须发皓然,衣冠闲雅,一舟一仆,飘然而来。适与生值,见生年少可掬,知其非常人,因询生所以。生语之故。老人张目视生曰:“华村刘二郎,其执事否?”生曰:“然。”老人喜甚,盖生之父与老人素契者,老人姓金,名维贤,号守朴野老,年逾六旬,性好交纳,而家极饶裕,且崇礼乐善,乡誉颇隆。与生执手谈曰:“吾家岁延名师文士,为课儿计,又与尊翁契厚,其枉留文旌,以续通家旧好。”生欣然从之。至家,馆生于东堂左室。

时守朴翁有名园,奇花异卉,怪石丛林,种种咸具,人美之曰“小洛阳”。而其中有迎春轩。守朴翁逾数日,叩师以生所学,师大誉为名世器,而其子名友胜者,亦于父前延誉不已。守朴翁加敬,迁生于迎春杆中。窗外有修竹数竿,竹外有花坛一座,其侧有二亭,一曰晴晖,一曰万绿。亭畔有碧桃、红杏数十株。转南界一小粉墙,墙后一门,虽设而不闭者,墙之后,垒石为假山,构一堂,匾曰“闲闲”。旁有小楼,八窗玲珑,天光云影,交纳无碍。过茶藤架而西,有隔浦池。池之左,群木繁茂,中有茅亭,匾曰